

云波书院记

黄复彩

云波书院是我在九华山一处住所，系明清时的一个书院，坐落在狮子峰下，黑虎松右侧。

一条宽敞的盘山公路曲曲折折，由柯村新区一直向狮子峰方向，公路尽处，便是云波书院了。据说这条公路当初是专为黑虎松景区开凿的，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公路开通后，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黑虎松却在一把天火中凤凰涅槃。黑虎松没了，那条公路便也失去了它预期的价值。

前年冬天，我住进了云波书院里。

我并非一个执意的遁世者，也从不拒绝现代社会所带给我的种种便捷，哪怕是人世的喧嚣。很多时候，百无聊赖的我会久久地站在城市的交叉路口，看商业中心的摩天楼在云天下摇曳，看过往车辆瀑布般往来，看城市人疾速的脚步追赶着飞快的日月，耳边不免会响起刘欢早年的一首歌：

这城里的人是越来越多
那高楼大厦也已数不清
人们好象都有许多幻想
这手里钞票也越来越多
虽然你们有点看不起我
可是你们自己也不知在忙些什么
磨剪刀勒缰菜刀……

当然我也不会拒绝山林野趣。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置身山林之间，聆听山的静寂，感受着山的寂寞与雄浑。天地之阔，人生何其短矣，自己又是何等渺小！

那一天，我骑着单车，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沿着公路疾速而行。山路渐陡，到了无法骑行的地段，便把车寄放在路边的人家，背着我的双肩包，沿着公路继续往上走着，一直等到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云波书院到了。

村子不大，十多户人家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。

“来了，吃过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，您老呢？”

一条大黄狗飞快地跑到我的身边，我在它软绒绒的头上摸了摸，它朝我摇了摇尾巴，就算是认识了。

九华山明清时有民间书院数十处之多，云波书院即是其中之一。时光转过，如今书院早已无存，只留下一些摩崖石刻顽强地向人们诉说着过往的历史，讲述着古人的励志故事。

书院的房子不大，一楼一底，三开间，楼上做了书屋，楼下中间是佛堂，两边则是寮房。东头住着柯老——一个看山的老人，另一间是书院主人演一法师的卧室。我来后，他就将卧室让给了我。佛堂里的“地藏行迹图”是清代的壁画，工笔水彩，人物的面貌极其精细，身姿却是写意的；走廊两旁的抱柱上刻着弘一法师的楹联：素笔淡描三世佛，瓦瓶香浸一枝梅。演一法师仰慕前辈大师，他的书法，也是依弘一大师的笔意，素淡而清远。他是专事中国画的，中国画讲究的是画中留白。

法师看中的，正是书院这“画”的留白处：门前的那一大片空地，两三百亩的面积。他不敢让它荒了，便在那山地种上香樟、柏树、石榴、松树以及樱桃、桔子和油桃，又种下碧桃、玫瑰、金银花、桂花和腊梅，一年四季，不论什么时候，那片山地都会给你演奏一支花的圆舞曲、山的交响乐。山坡上，那一大片草地可踩，可踏，可信步而走，可席地而坐。很多时候，我躺在那片如毡的草地上，任太阳沐我，任轻风拂我。我以手做枕，双眼微闭，看头顶上的云彩变

龙变马，变羊变狗。恍惚间，不免会问些傻话：这变化的天地日月从何处而来，又将往何处而去？继而又问自己是为何物，问爹娘未生我时我在何方。问过，忽哑然一笑，我连自己是为何物都不明白，又问什么天地万物？廓大如天，方圆如地，是你这样的俗人能问得清名目的吗？遂翻身而起，回到屋里，打开电脑，写一些感悟的句子，自以为得意，过了一天，再去看来，却俗不可耐，赶紧删去。

我想我住在这里，住在云波书院，读书也可，不读书也可，或者就依自己的才情，写些不入流的文字，但切勿不要做些时尚文章，写一些虚假东西。否则，那些过往的读书人会在梦中跳到你的床前，指责你误人子弟。

书院门前一棵桂花树，树下有一方石桌，四张石凳。我喜欢坐在桂花树下读书，或痴痴地看天，看头顶上花枝婆娑，思绪忽有忽无。

春天，有人来看我，我就在屋后的竹林里掰一根竹笋，剥了笋衣，将笋切成丝，下到油锅里炒熟了，煮一锅笋丝挂面，几个人坐在桂花树下，就着一瓶胡玉美辣酱，直吃得满头流油。书院的左侧有一方亭子，坐在亭子里，透过远处淡淡的烟岚，可以看到山那边的村子以及更远处的公路，有车辆在公路上爬行着，像一只只虫子。我们坐在亭子里喝茶，聊天，听流水淙淙，真正是快意无比。我给我的小外孙写了一副藏头联：含天地自然真气，抒人生快意文章——当然这也是写给我自己的。我与朋友聊天的话题是散淡的，但绝不聊中东战争，也不聊股票的涨跌。“林间谈笑须归我，天下安危宜系公，不知月白风清夜，能忆伊川旧钓翁。”这一刻，我们都乐得做一个魏晋时的狂人、大唐的名士，说什么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，脱下那华丽的包装，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哪怕丑陋、猥琐，但那丑陋是自己，猥琐也是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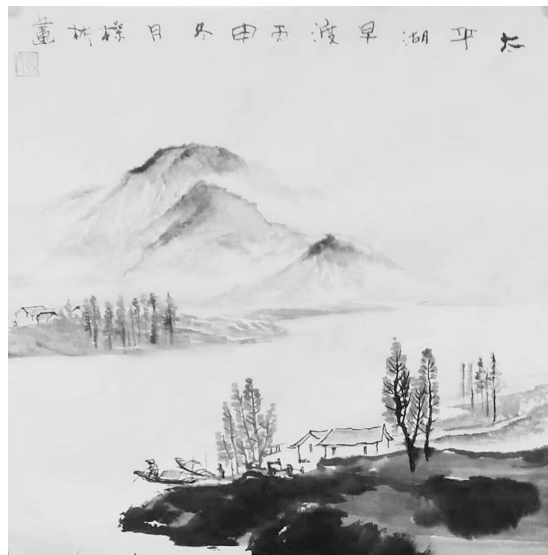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云波书院的人，仿佛都回归到灵魂的深处，且将那一颗躁动的心放下，捧一盏清茶，细细地品。

柯老长我六岁，当过兵，做过生产队长，现在，他来到云波书院，做了一个看山人。我每来了客人，柯老便为我们洗盏、泡茶，茶泡熟了，他便悄悄离去。柯老总是闲不住的，他在院子里开了一片菜地，种下莴笋，点下豌豆，撒下菠菜种子，在云波书院，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柯老的时鲜蔬菜。我有朋友来，走时，柯老会将一小袋带着泥土的山芋或是马铃薯作为礼物送给客人，有时候就是一把菜苔，一碗刚刚剥下壳的带着清新豆香的豌豆。柯老说，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，不打农药，也不施化肥，你吃吃看，保证与你们在城里买的不一样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电脑上正写着一段文字，却忽然发生跳闸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电脑上微弱的荧光照亮一小片天地。我想给朋友打电话，偏偏手机也没有信号。这些年来，我已习惯了与手机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生活。现在，我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，置身在这没有任何时代标识的世界里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

我不得不脱衣上床，却毫无睡意。夜静极了，从黑虎瀑方向传来阵阵轰鸣，像是天边的雷声。我披衣下床，在烛光中铺开一张宣纸。

天亮时，我在一张八尺宣上写满了各种福字，楷草隶篆。我走出书屋，来到那片草地上，为我的家人，为我的亲友，也为这动荡不安的世界送上了我的祝福……



太平湖早渡

操彬

秋悟

张建春

每一粒果实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论酸涩还是苦甜。走在秋天田野里，被一粒粒种子拉住……

秋从田野长出，从果实滋味里絮絮而来，乡村的秋比起城市，显然多了纹理般的触须。城市生长高楼，由水泥钢筋组成，我眼前的乡村却是起伏跌宕的稻子，可以飘飘荡荡，更像手掌的纹路，顺着就能找到心跳和温度。

秋天是有温度的，这温度接近人的体温，养人，也喜悦心情。不是吗，春种夏长、秋收冬藏，还有比收获更令人高兴的事？一浪浪的稻子在诉说：把我搬进家去，家才更是个家，疏疏的炊烟才有香味。是了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粮在秋天熟，熟了的秋安稳心。

我认识这些稻子，它们是晚中稻，沉甸甸的穗，我能叫出它们一个个小名。中秋一过，就可以开镰了，就可以小心地搬回家去。此时的稻子是安静的，它们似乎在做准备，等待着一声呼唤，去赴一场盛宴，盛宴的名号叫丰收。

丰收和歉收对应，我由衷地感谢汉字，一个歉字包含了众多的内容。是歉不是欠，对收获的缺失，永远只有歉疚。秋那么情意款款，结不下果实，该是何等的憾事？

我抚摸水稻，也不忽略田园的植物，甚至为一棵棵早熟的稗子弯下腰，弯腰是对成熟的再致敬。稗子是稻的近亲，只不过迷失了方向，误打误撞进了歧途。有稻子就会有稗草，如真的没有了，秋熟的稻子也会寂寞的。

有些虫子在秋天的田野里撒欢，都说秋天的蚂蚱蹦

跼不了几天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我以为秋天是虫子们的狂欢季节，仔细观察，没有一只虫子不守着一粒果实。果实的滋味各不相同，即便是苦涩的，还是有虫子留下牙印。小时候就知道，虫子吃的果实，毒不杀人。如若是桃梨之类，有虫眼的肯定更甜。虫比人对秋的悟性强，能抵达秋的内核、果实的内核，它们可是秋的守卫者，寸步不离的守卫者。

我看到一只蚂蚱，蹲在依然青翠的豆秧上啃食，而一个旱地蛙默默无语，眼睛溜圆，它在等待蚂蚱的闪失，一个纵身扑过去。

实际上，蚂蚱和青蛙都是秋的果实，蚂蚱摸秋天，青蛙摸秋天，秋又在摸什么呢？

虫和植物同心跳，在秋天里摇摇晃晃。秋天里易醉，用秋意酿酒，必然是一壶好酒。虫和植物都在饮酒呢。

在秋天的田野里，我的自信陡生，悲秋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眼下的秋天，没有悲凉和萧条，有的只是果实，和从果实里潺潺流出的生动……

傍晚我对窗而坐，夕阳西斜，却照亮了楼下的一棵柿子树。柿树上结满了柿子，有着羞红晕，淡淡的，是太阳的记号。有果子的树我喜欢，不为品尝，只为它对秋天的尊重。秋而无果，这树白活一年。人也一样。柿树边上有一棵石榴树，原挂满果子，但如今硕果无存了，被三三两两的人搬了去（“摘”疼，我不忍用这字。又要感谢汉字了，让我有更多的选择和组合）。柿子完好，在枝头招摇，它成了秋天的守望者……